

论送别诗中音画境界对情感的塑造作用

齐心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送别之情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情,成为人们可以普遍共情的一种情感。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便的情况下,一次的离别可能就很难再见,因此人们在送别时的感情难免会更深远悠长。在送别诗中,诗人非常注重通过声音和画面来营造意境,以达到使读者身临其境,深化情感表达的作用。音画境界的塑造对于感情的抒发有多种作用,或表现为营造出一种与感情相关的氛围烘托;或直接化景语为情语,使情感的表达更为曲折动人。

[关键词]送别诗;音画境界;情感表达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204

送别之情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情,成为人们可以普遍共情的一种情感。“多情自古伤离别”,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便的情况下,一次的离别可能就很难再见面。怀着人生漫漫苦相见的情感,人们在送别时的感情难免会更深远悠长。送别诗从其产生之初就很注重画面感的创造。而意象的使用又是与画面的构建相联系的,送别诗中,诗人们常常通过他们娴熟的技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送人图画,或是不摹送别场景而是通过景色描写抒发离别深情。画面感的营造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同时,送别诗中还特别注重声音的表达。首先是因为送别诗的产生得益于传统的祖饯活动,即人们出行时进行的一种祭祀道路之神的仪式。这类仪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被一直继承下来,上到皇家仪式、下到普通百姓进行的仪式。特别是在朝廷举办的祖道仪式中,因其送别之人多是担负着国家的某种任务,这种仪式的规模也就愈加浩大。在筵席之上,分别之间,必然免不了音乐相伴。古籍中记载送别筵席上鼓瑟吹笙场景的有很多,典型的如“易水送别”一幕:“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¹可见那时就有奏乐壮行的传统。除了琴瑟画角之音外,文人创作送别诗时还注重对于自然之音的描写。无论是“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²,还是“鸟鸣啁啾烟濛濛,自从远送对悲翁”³,都可以看出自然之音对于人情感的诱发作用和对感情表达的推动作用。

第一章 离别歌纵曲断肠

音乐常常能感发情意,动人心弦。李贺《李凭箜篌引》中以一系列石破天惊的比喻再现了乐工李凭高超的音乐功力,向世人展现了音乐可以创天通感、惊泣鬼神的极致艺术魅力。《李长吉诗集批注》卷一云:“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音乐所具有的惊天地、泣鬼神、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在送别诗中也常常被用来烘托离别情意。李白《忆秦娥》云:“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⁴呜咽的箫声把秦娥从睡梦中唤醒,在梦中,也许她正在和爱人相聚,可是凄凄箫声将她拉回现实,眼前只有一轮凄清月光。箫声轻摇上月光,但倾听箫声的人的心境确是沉重的。音乐是人最浪漫的本质,音符引人心绪,心绪创造音乐。高适“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

柳春。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⁵别筵之上,诗人与韦参军把酒互诉衷肠并弹琴击筑以助兴,何其的畅快欢娱。怎奈何相聚时短,别离时长,日色将近之时,诗人与韦参军也不得不分离,白天的酣畅高歌有何等的热闹,分别之后就有多么悲凉。这里的歌曲虽不是离歌,但却同分别后的孤单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强化了送别情感的表达,实在是妙。

韩国文学与我国文学联系紧密,有着很深的渊源,这是因为古时朝鲜作为我国的属国,其文化深受我国影响。从朝鲜文人所作的送别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音乐对于诗人表达送别之情的作用。金光载的《送草亭员外得负字》中有:“临分何以慰离情,三叠阳关一杯酒”⁶之句,阳关三叠又被称为阳关曲、渭城曲,源于王维著名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⁷金光载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是化用王维的诗,但又融入进了自己的感情,悠长的送别曲中,离别愁绪难以言说,只能劝友人再饮一杯酒,于音酒中消解别情。在诗歌创作中用含有离情的歌曲表达惜别断肠之情,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手法,这种离情更加的深沉持久。“离歌凄妙曲,别操绕繁弦。”⁸送人之歌,琴瑟箫笛之曲,都蕴藏着浓浓深情,音韵缭绕,情意不休。

除了人间曲外,自然之音也总能勾起人们的离情别意,并且由于自然事物发出声音的自然、质朴、不加雕饰的特点,由此生发的离情最能感动人心。宋人柳永著名的《雨霖铃》中即有“寒蝉凄切”的表达,分别之际,几多忧愁,“执手相看泪眼”,竟是无言相对,离情难言。只有寒蝉凄凄之鸣叫,似乎在替人诉说着别情。“多情自古伤离别”,人们胸中涌荡着的澎湃难抑的感情,就在蝉、雁、猿等的啼叫声中被诱发出来。同时,这种感情因为自然物的置换,而显现出一种含蓄蕴藉、回味悠长的特点,这正是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的妙味。

第二章 相送图景终难忘

送别诗中诗人常常会书写送别原因、送别地点、送别人物、所寄托的感情等。在对送别地点的现实之景或是对送别之人将去之地的描绘中;在对送别之人的刻画或是对自己送别形象的描写中,他们勾画了一幅幅送别情景,让我们仿佛也置身于那时那地、体味到那情那缘。首先便是对“人景”

的刻画。这个“人”既包括送别的对象，也包括诗人自己。试看皇甫冉的《舟中送李观》一诗：“江南近别亦依依，山晚川长客伴稀。独坐相思计行日，出门临水望君归。”⁹此诗前两句先交代送人背景，友人李观虽然要去的江南并不远，但是临别之时仍然依依难舍。后两句实际是诗人的想象，从诗题中可知此诗应为舟中送李观时所作，而后两句刻画的则是与友人相别之后的诗人形象：自友人走后，诗人茶不思饭不想，每日独坐相思，一天天计数着友人归来的日子。出门走到曾经送别的江边，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远处飘来一艘客船，船上站立着的，是否可能是远去回归的友人呢？诗人用至真至纯的诗语刻画了一个担心牵挂出行友人的诗人形象，送别之人虽已离去，但相思之情却如那江水绵绵无尽，余韵悠长。

在诗人刻画的送别场景之中，除了直接对送别情境的描写之外，诗人还常常将所抒之情寓于景语之中。白居易在《诗》中阐明了诗的特点和诗感的来源：“诗，绮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亦伤别离。”¹⁰明月澄夜，零落花时，往往能感人动情，引发诗意。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代诗歌的最大特点之一，即抒情性。尽管有时诗人们也常常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能够使情意澎湃汹涌，气势磅礴，但有时诗人想要抒发的感情却是十分绵密的，往往需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时候就要更加讲究诗语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此情往往是内外两种因素的结合，从内因上来讲，诗人心中要有想抒之情，这份感情深沉内敛，需要一种媒介将它诱发出来；从外因上来讲，即是需要一个物充当媒介作用，这个物在送别诗中往往为自然物，并且经常表现为由多个自然物组成的意象组，在人们想象的拓展中，变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如李毅的《送汉阳郑参军》中：“西风庭树鸣戚戚，长夜幽人正愁绝。”¹¹萧冷的西风刮过庭院中的树，树叶簌簌作响，仿佛响彻出了诗人内心的忧愁。长夜漫漫，我们仿佛可以看见难以成眠的诗人因为要与友人分别而踱步于庭院之中。诗人的惆怅悲凉的情感，正是通过风吹树叶，树叶哀鸣的情景晕染出来的。

第三章 音画结合共咏离愁

送别诗中，诗人们常常将音与画统一起来共同构建送别画面。如果说音代表的是听觉，画代表的是视觉，诗人就常用听觉与视觉相结合的方式来构造诗境，甚至有时会运用通感的手法，创造出一个个立体的送别画面，定格为永恒。如马戴在《河梁别》中所云：“金罍照离思，宝瑟凝残春。”¹²此句用语璧坐玳筵，描绘了送别友人的筵席上酒盏相交，离思相结；琴瑟弹奏之声令人断魂。此句中“照”字与“凝”字运用的极妙，离思本是无形之物，但金樽却能照出离思，这何不是以物映情呢？《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由感物而来，杯酒之中蕴藏着别离深情。宝瑟之音本也无形，而无形之物却能凝结住残春。残春本已令人神伤，更何况伴着潇潇琴瑟之音呢。在唐代送别

诗中，这种音画相融的境界被运用到了极致，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皆有情。如杜甫《发潭州》中“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¹³岸边花儿都不禁飞去送别友人，墙沿上的燕子叽叽喳喳仿佛也是在挽留客人，可见依依惜别之情多么真诚。还有的自然之物本身就带有声音，如“雁”“风”等常用意象，柳中庸在《河阳桥送别中》写道：“若傍阑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¹⁴风似无形无音之物，但在这里诗人却赋予了它有形有音之实体，北风似鞭，驱赶送别之人所骑之马越走越远；北风呜咽，与滂沱雨声一起传入耳中，增添怅惘之情。音随景显，景凭音深，无限情深就在这音画境界中毕现。

结论

离别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其蕴含的情感价值到今天仍然闪闪发光。送别诗不仅数量庞大，在艺术手法的创新、运用，情感的丰富上都在不断的发展，至唐代成熟，后世多有效仿和学习，甚至影响到了朝鲜半岛。送别诗中丰富情感的表达通常是通过诗境来塑造的，而送别诗中诗境的塑造又突出表现为借助于声音和画面来感情烘意。音画境界的塑造对于感情的抒发有多种作用，或表现为营造出一种与感情相关的氛围烘托；或直接化景语为情语，使情感的表达更为曲折动人。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其中之一就在于情景交融的完美结合，我们可以看出，送别诗中的这种景象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通常是调动人的各个感官得到的感受。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一幅幅感人送别图画展现在我们眼前，能让我们仿佛也置身于那时、那景、那情，送别深情自然会变得格外动人。

参考文献

- [1]《史记》卷八十六，p2534.
- [2]孟郊，《巫山曲》.
- [3]孟郊，《南浦篇》.
- [4]《李太白全集》卷五，p322.
- [5]《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别韦参军》，p10.
- [6]《东文选》卷七，韩国古典翻译院DB.
- [7]（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十.中华书局，1979. p1139.
- [8]骆宾王，《送王赞府上京参选赋得鹤》.
- [9]《全唐诗》卷八八二，p9974.
- [10]《白居易诗集校注》外集卷下，p2960.
- [11]《东文选》卷七，韩国古典翻译院DB.
- [12]《全唐诗》卷五五五，p6438.
- [13]《杜诗详注》卷二十二，p1971.
- [14]《全唐诗》卷二五七，p2876.

作者简介:

齐心（1997—），汉族，河北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亚非语言文学。